

繁者



露宿

武  
春

德  
榮

潮陽鄭氏用凌閣本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

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  
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顛倒一  
頁遂不可讀其餘譌脫不可勝舉蓋海內藏書之家  
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  
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  
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煥然頓還舊  
笈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竟  
終沈於蠹簡中矣豈非萬世一遇哉

春秋繁露注序

賜進士出身 諤授朝議大夫前翰林院編修山東沂州府知府新安洪 稷撰

余初主梅花講席之年則以公羊通禮詩經通禮課業諸子時凌子曉樓以所著四書典故覈進見其好學窮經精心求古與言曰子廣陵人也廣陵之學有曹憲李善之文選注唐人以爲詞章之學然訓詁特詳博通記此詞章而兼訓詁之學也有杜佑之通典褒輯八門包羅前代此政書之學也有潘徽之江都集禮道備五常用兼八代此五禮之學也有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傳授公羊該通經禮此春秋公羊之學也繁露一書未有箋釋不熟公羊者則不能讀繁露而妄臆爲贗作弊幾廢矣子其有心於是乎凌

子由是卒業公羊并讀繁露由明經赴舉京兆從遊 阮侍郎之門佐集經籍亦嘗誨之曰聖經賢傳論修齊治平者備矣大都不外河間獻王一語實事求是而已而事之是非孰有大於春秋者乎公羊孤經久成絕學以子精力強盛曷不盡心先師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況來日未有艾乎武進劉君申受於學無所不窺尤精公羊與之講習庶幾得其體要矣于是所見益廣所業益進三載歸繁露諸篇皆能通究本末復肆力於先秦兩漢諸儒之書及諸經義疏凡繁露篇義字句皆櫛梳而理解之不但貫徹何徐而董氏三年下帷根柢之蘊正誼明道天人之本原靡不洞於心而抉於手蓋江都廣川之所未行漢武之所未

用者皆悉數其家珍覲縷其淵蓄而後知仲舒以公羊之學爲王佐之才信不虛也盧抱經先生僅以公羊釋繁露已令讀者稍見眉目凌子乃能以諸書疏證俾無疑義故於注繁露時并爲公羊五禮補疏十有一卷是凌子有功於董子而又有功於何徐也由此日博於文則曹李訓詁之選學在是而約之以禮以施於用卽潘氏五禮之學杜氏政書之學亦在是廣陵之學皆在凌子矣凌子勉乎哉嘉慶二十年五月初十日書於梅花書院之羣玉堂

# 春秋繁露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

韓詩外傳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

惟春秋聖人之志

在焉

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自孔子沒莫不有

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

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

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章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

按鄒氏無師夾氏無書惟三家立於學官

其後傳世學散源遠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母子都

廣韻風俗通云胡母姓本胡公之後也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而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

母氏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

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

董仲舒治其說

公羊疏胡母生以公羊經傳傳

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授董氏

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韓詩外傳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意林風俗通

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  
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  
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  
志旣晦而隱焉董生之書師古曰生猶言先生視諸儒尤博極閑深  
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  
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  
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  
云慶麻七年二月大理評事四明樓郁書按郁字子文

吳薦頓首

曉樓先生師席閣下食貧嗜古誠養竭誠可謂文行兼美  
吾黨之麟鳳也奉上四金此賣文錢非盜跖之樹或可稍  
佐白華之養哂入卽問

侍奉萬安

愚弟秦恩復頓首

曉樓先生前承示新校注春秋繁露時復抱幽憂之疾神  
智嗒喪未能盡讀公羊之學久絕董子傳公羊于繁露僅  
存其畧傳本甚鮮得先生校注行世有功于前人不小俟  
心氣稍定細細尋繹或于它書中引公羊議者比附于後  
更爲有益謹奉上朱提一流聊佐剞氏乞哂存之此候日

安不具

同學弟阮元頓首

曉樓二兄俗事匆匆未得常爲修候惟知尙館朱觀察處  
想一切皆爲平善頃從揚州送到大著繁露注四本畧爲  
披覽閱深肅括卓然成一家言自有繁露以來二千餘年  
有功此書者此其最也快慰快慰近來所肆何如便中示  
及弟心拙事繁鬚白其半看案牘非眼鏡不可大非在京  
之時京園看花之樂求之近年不可得矣肅此恭候近祉  
不具

愚弟鄧立誠頓首

曉樓二兄足下弟昨在西園見吳山尊先生極讚足下所

注春秋繁露且曰頃予在江寧見孫淵如先生先生詢凌  
君甚悉驚歎其所注以爲奇士得一知已可以無憾況先  
生固海內之宗匠當代之經師乎子歸爲凌君言之庶益  
堅其進取之志也弟彼時聞之驚喜欲泣歸來已三更矣  
匆匆手書以聞不及待明日也足下公羊補疏徵引精博  
雖殷侑何以相過弟曾有贈人詩云讀書誰解思輪扁成  
佛方能識嬾饑足下以爲何如

# 董仲舒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

廣韵颺叔安裔子董父實甚好龍帝舜嘉焉賜姓曰董廣川故趙國拔地志廣

川屬信都國景帝二年爲廣川國諸侯王表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顏師古注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史記儒林傳稱於趙自董仲舒仍其故也後漢安帝延光元年改信都爲安平國分廣川屬清河國故又爲清河廣川人水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百官表博士秦官掌士通古今秩比六百石下帷講誦廣輿記董家里景州廣固曰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弟子傳以久

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

顏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王充曰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在他三年不窺閑菜

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

索隱曰按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

以春秋災異之

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漢舊儀儒術奏施行董仲舒請雨事始令丞相以下求雨雪

中廢爲中大夫

漢書母邱壽王傳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

居舍著

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

子

索隱曰按漢書以爲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

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

天子詔

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徐廣曰一作茶亦音舒史記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

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

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董仲

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

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史記丞相公孫宏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家貧牧豕

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儒林傳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董仲舒以宏爲從諛宏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

膠西王

史記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宏有郤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

宏之力也漢書膠西子王端孝景前三年立方興紀要膠西治今萊州府膠州高密縣亦曰高密國膠西王

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

漢書凡相

兩國輒事驕王

居家至卒終不置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

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爲之解說公羊高齊人名高戴宏序

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

與其子政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齊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識是也

凡例

一是書以 聚珍本爲主按語臚列于下凡官本按  
某他本作某者皆是

一是書明王道焜本向有注者加原注二字引盧學  
士抱經本加盧注二字

一是書缺文據 聚珍本增入

一是書錯簡凡有此下當接某處者皆依官本及武  
進張皋文編修讀本盧學士刻本改正

一是書所引春秋皆公羊家言故兩傳不敢羼入惟  
書中引穀梁之文僅一條故引穀梁以注之至於  
土地人名間有引杜注者以無關義例故也